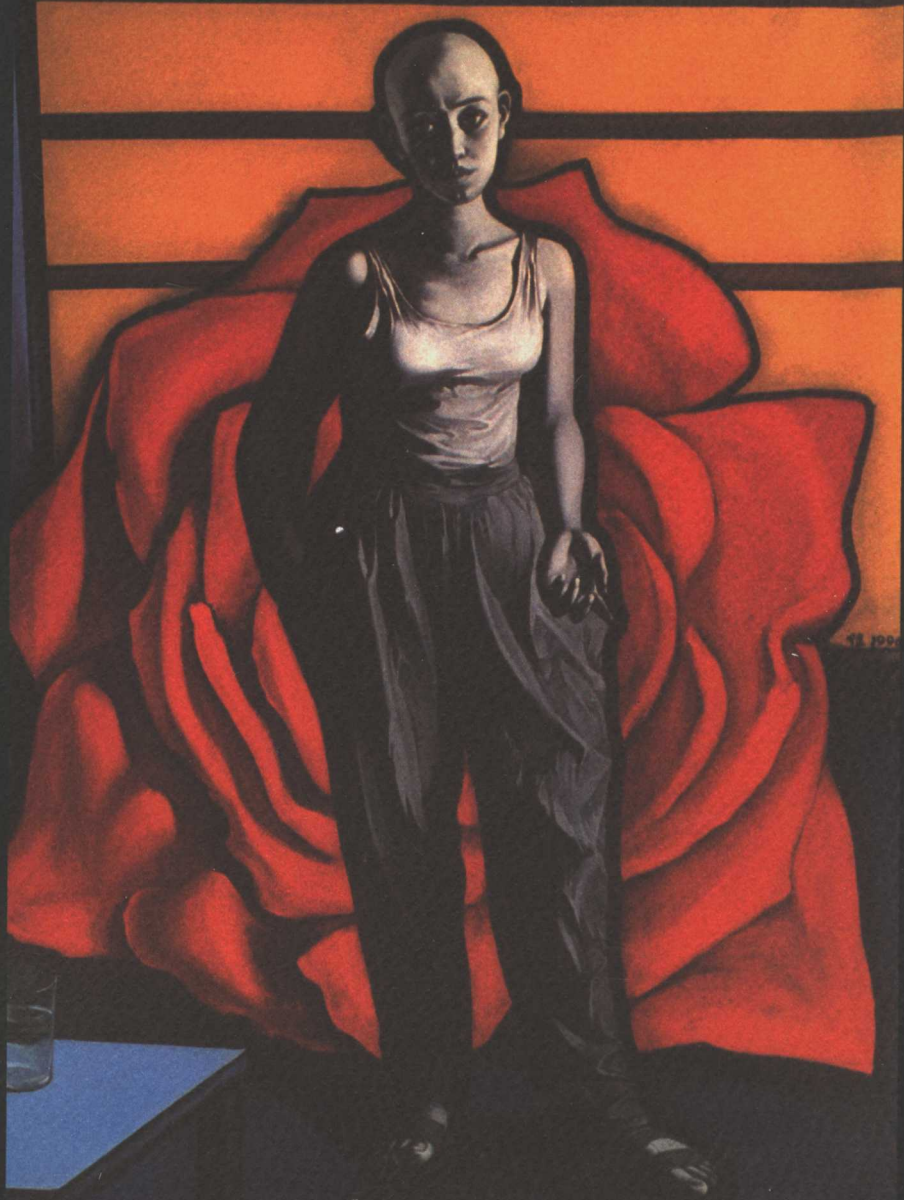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FLOWING WATER

指尖流水

文 刘卫东
图像 黄佳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刘卫东

“中华杯”第四、

第五届全国新概念作

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被国内

外多家媒体推崇为 80 后散文创作的最佳之一。

指尖流水

刘
卫
东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指尖流水 / 刘卫东著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04

(告别青春期 / 李路明 唐朝晖主编)

I. 指... II. 刘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38412号

指尖流水

文: 刘卫东

图 像: 黄 佳

责任编辑: 李路明

特约编辑: 黄丽鄂

整体设计: 张念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米青华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)

经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刷: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: 8.25

字数: 22 万

版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ISBN 7-5356-2208-9/J·2059

定价: 25.00 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邮购联系: 0731-4787105 邮编: 410016

网址: <http://www.arts-press.com>

电子邮箱: market@arts-press.com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。



书系

主编：李路明 唐朝晖



策划：城市蚂蚁工作室

E-mail: tzh7111@sina.com

刘卫东

笔名周语，男，1983年10月4日出生。

获“中华杯”第四、第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

被国内多家媒体推崇为80后散文创作的最佳之一。

黄佳

湖南长沙人。

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，获得学士学位。

1986年 参加湖南省首届青年美展。

1992年 参加广州中国首届油画双年展。

1993年 参加洛杉矶等城市巡回展。

2000年 参加“深圳市小品油画展”，深圳美术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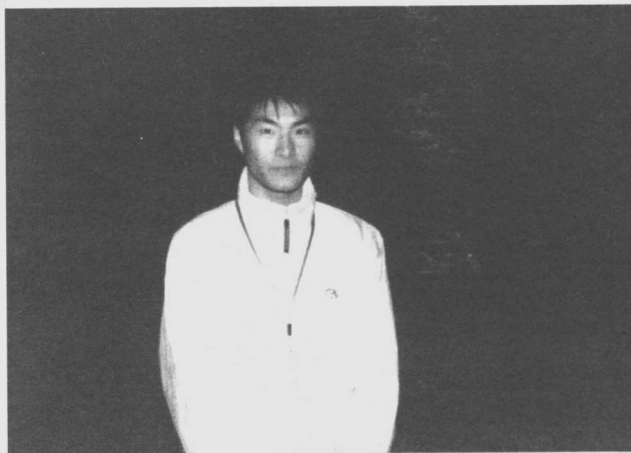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 参加“湖南当代画展”第二回展，深圳美术馆。

2001年 参加“都市喷嚏”展，深圳骑士画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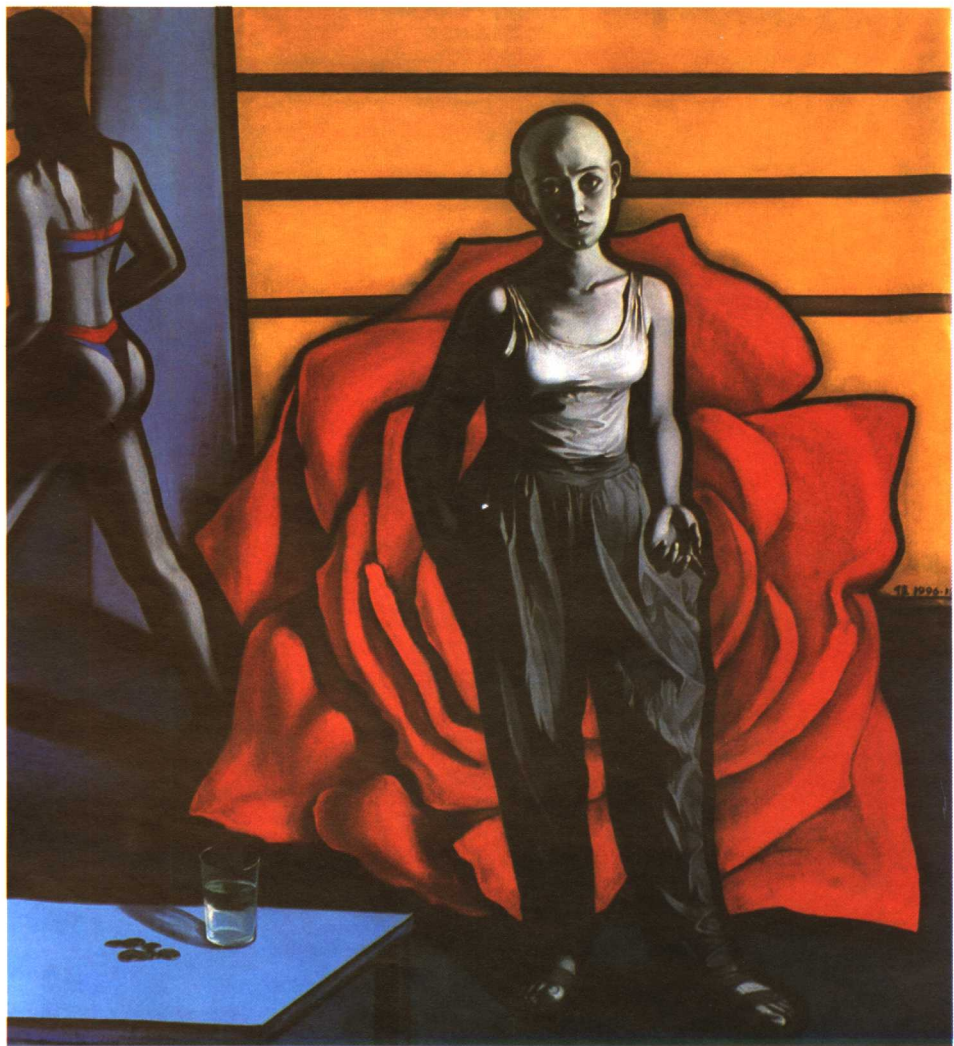
2004年 参加“脆弱”当代艺术展，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。

作品曾在《当代艺术》、《艺术家》、《ASIaweek》、《CITYLIFE》、《江苏画刊》、《中国现代艺术史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深圳晚报》、《深圳特区报》等报纸杂志上做专题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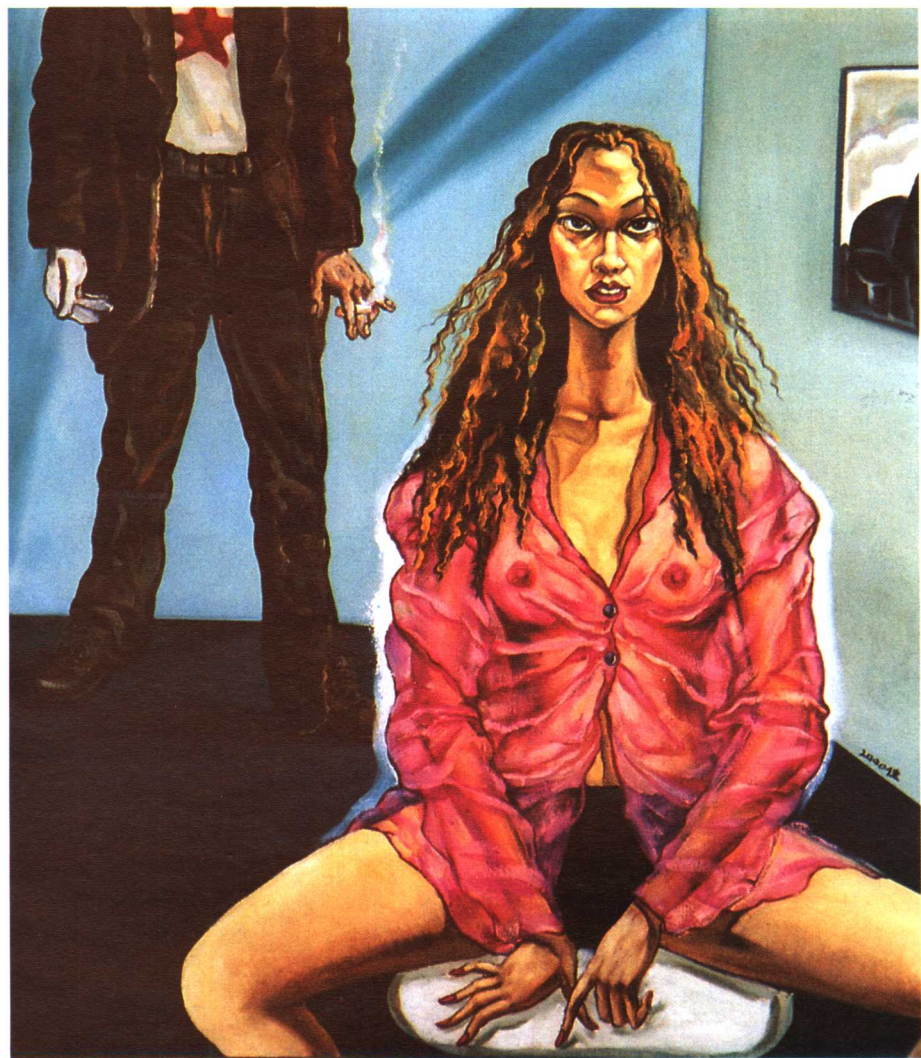
刘卫东



文：刘卫东 © 图像：黄佳



红玫瑰 油画 1999年



穿薄纱的女子 油画 2000年



项链 油画 2000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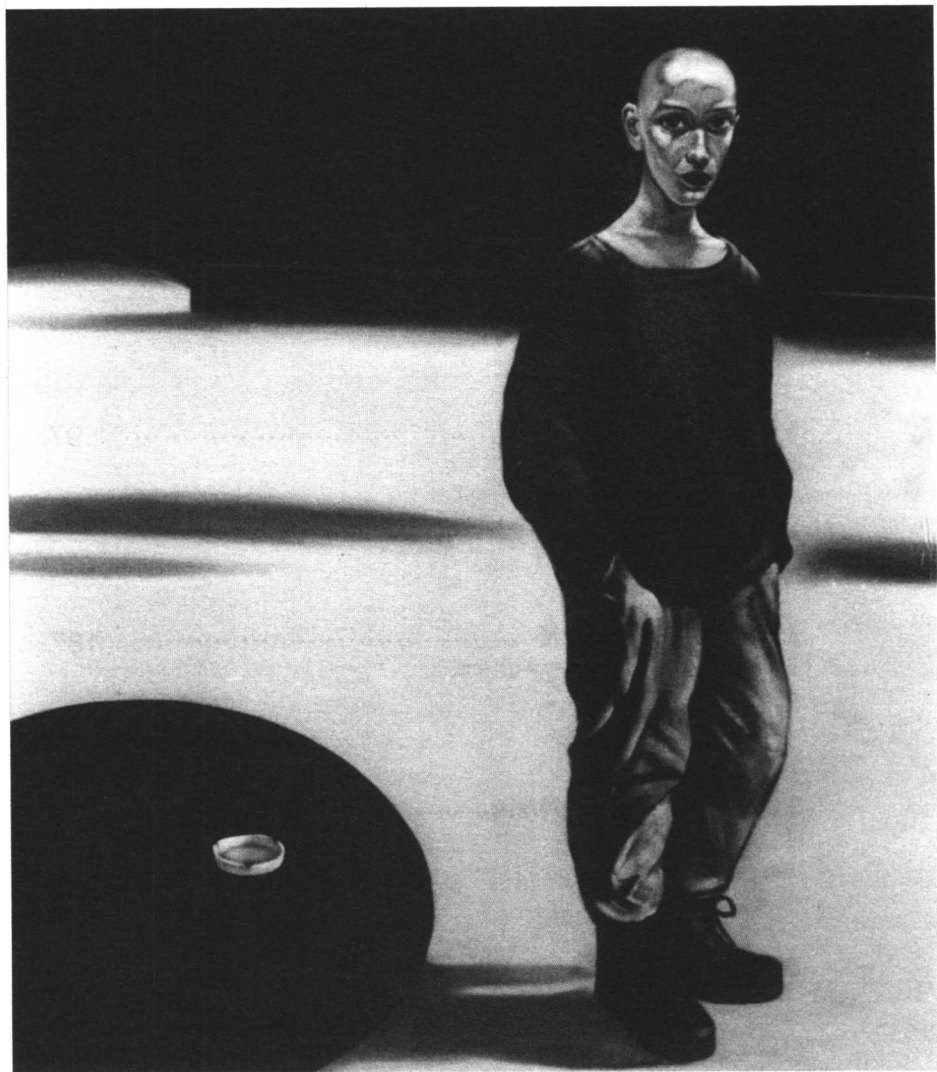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人与皮鞋 油画 1991年

00000 00000
00000 00000
00000 00000
00000 00000

目录

1 新概念获奖作品：今天谁最美丽	3
接近一种本质 今天谁最美丽	
我是农民 怀念铜	
2 理想手札：痛并快乐着	23
理想手札 静夜思 正襟危坐	
蜀道难 石器时代 夜雨寄北	
与马有关 一个家族的物质生活	
3 青春手札：漂泊中的永恒	97
生活随想 追忆似水年华 与草荣枯	
阅读海子或者青春 我是听摇滚的人	
安静 青春手札	
4 我们的村庄：大地恩情	187
乡间小路带我回家 幸福的村庄和城市	
鹰 我们的村庄	
5 无罪的城市：我的精神家园	205
我的大学 指尖流水	
无罪的城市 跟穷人一起上路	
在游戏的背后	2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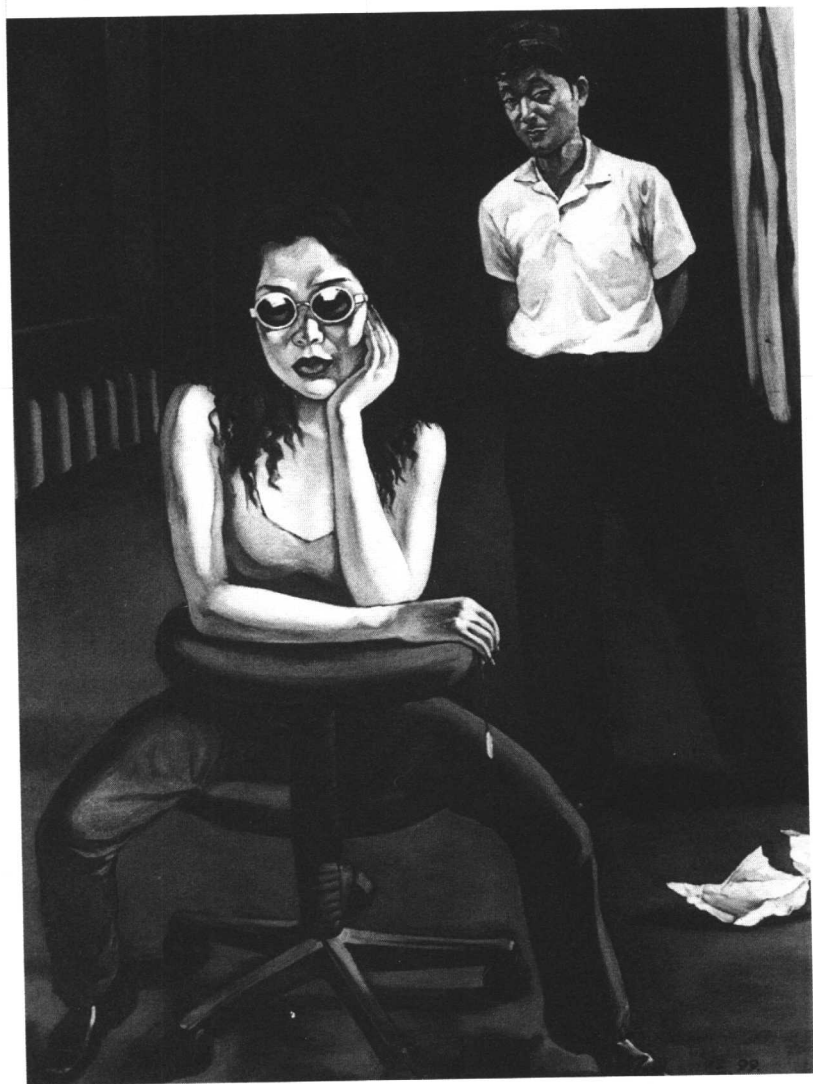


等待发型 油画 1992 年



1

新概念获奖作品
今天谁最美丽



裂 油画 1999年

接近一种本质

我一直试图凭直觉去接近一朵花。闪亮的花瓣上露水晶莹，花萼硕大，我有时觉得它会发出尖锐的号叫。我偶然想起金斯堡，一个嚎叫的男人。但我清楚这不是城市里混乱的交响的模拟，它不属于单纯的某个离乱群体。在长长的河流两岸，在宽阔的绿得发蓝发亮的草原腹部，你不可能追踪它。时间的碎片轻易地击中人的脆弱的神经，使人迷失在这无边的盐碱地。这是开满野花的旷野，找不到人的足迹，它消失在花的中间，阳光从破旧的河床上折射过来。人的影子在这个陌生的新鲜生物语言系统中间散解。河水涌动，心灵的清洁器皿涨满了春天的气息。人似乎也是一朵穿行于金色阳光下的游动的野花。野花刺眼，满眼的神秘。你的心性气质与这些精灵相去很远，你的肉眼辨认不出这个家族的族徽。你迷失在人口的密度、种种俗语和美女作家中间。

田野一片静穆，河网密布，广袤、凶险。人的思想随着浓郁带有野性的花香不停地变换，到处是死角，到处是河沟和昆虫扇动彩色的小翅膀的声音。无人的花野，泥土湿热，豪华的车轮早已废弃腐朽。地气从人与花中间上升、蒸腾，人面模糊，花形变幻。我一度怀疑这是从母体里蜕脱出来的骠悍的俗物；河流的水花煞白，洗净了这生命接连的声音。阳光热刺刺地落在脊背上，微风将这种痛苦吹向田野，吹向草丛中隐蔽的深渊。野花浓香猛烈，极具冲击性，使人感官反应不及，口干舌燥，神经有一种幸福中浸渍过来的痛楚。呻吟的小溪穿过羊群和土坡消失在湛蓝的天空。你无法握住它的触手，不能与它进行交流。听听这熟悉的呼吸声，像鲜嫩的胚芽在春天毫无顾忌地疯长身体。野花鲜艳，野花很野也

很美。一个久居城市身心懒散的人容易迷失在突然袭来的花香中。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。人的繁衍、语言、个性与此相比似乎成为一种虚假的东西。它永远不会是现代工业可以制造、复制的手工艺品一类。我宁愿相信它掌握着一种生存理念，一种嬗变过程中必须守住的东西。

我沉浸在这种神秘的花香溢满安谧的山岗。树枝伸进水里，弯着身体触到野花的花蕊。有的树枝桠伸过了河的上空，在空气中被野花霸道而浓郁的味道浸渍着肉体。滴进水里，野花的味道在阳光洒播种子的河流里飘向远处的村庄，融入那些不被我们重视的涣散的时间深处。也许这是我们青春遗失的某个原因和疾病袭击的缺口。由此出发的理想、语言、谣曲、野调和物质主义凶猛侵入思想和软弱的肉体乌合阵地。

我仍然是孤独地信任着我的朋友和导师。我固执地相信他们就在这里。花香蛮横地出入夹杂着小动物的声响的气味漫山遍野，缠住树木，缠住河堤，贴在我的脸上，继而越过绿色的大片农田。花朵溢满雄性和金属的明亮光泽，密度大，使我感到渺小卑微。粗壮的根茎，叶脉在阳光下被光线扭曲，我看到流水如蛇越过临近的竹篱笆。水纹映在野花的性感花托上，金色、土黄。如果夜晚有星光，你会发觉河水不同寻常的另一种延伸，直到进入你回忆和辛酸深处的方向。它制造悲哀，人的秘密和村庄的古老信号。它提醒你，泛滥的抒情是罪过与毁灭。

我痛苦地觉醒在晌午一个人的田野。花香野力十足，以剧烈、高速、令人震撼的速度在旷野奔袭动物和人。它在左冲右突，忽隐忽现，混合了水汽与尘埃钻进人的鼻孔，将人缠住，使记忆堵塞。我像遭到笨重的旧石器的打击，反应迟缓，好久才扭回头来。一双怅然不知所以的眸子溢满了忧郁。花香冲击着河滩，河边的礁石和浮游的鱼儿也陷入一种空前的迷乱。

大风从背后的村子刮过来，羊群走回围栏，太阳在头顶直射下来，遍野燥热，泥土青灰，树木叶片在我头顶微微晃动。人群躲进孤独的风中，岁月的大风从花野掠过，野花摇头、扭动，起舞，惊艳，妖娆，节奏剧烈。我的小调急速地啞哑，隐伏在隐隐作痛的